



长江厚爱大渡口

□程或

一 义渡口

在长江对岸遥望大渡口的时候，我总是想象她以前的样子。渡口肯定是有的，依靠渡口繁华起来的古镇，商贾云集，妙龄女子翩跹于市，人潮摩肩接踵。万年江风吹打着的石梯，从街上一直向下连到江边，江上舟楫往来，波澜不惊。

长江从青藏高原出发，冰雪的水收云纳雾，储天地精华，汇成乳液一路滋养两岸。过四川合江，到江津进入重庆地界，穿过大茅峡就进入大渡口。在钓鱼嘴转一个360度大弯向西，慢悠悠流到马桑溪下游又回头一个大湾折返向东，出大渡口。

上从大茅峡，下至义渡古镇，长江经过大渡口流域32公里，留下了不少厚重的礼物，丰富了长江北岸这个区域物产人文。

大渡口区域自先秦以来，历属江州、巴县，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，马王乡士绅筹资，在巴县长江北岸马桑溪设置义渡，时称北渡口。古时渡口分官渡、公渡、义渡，官渡为官设，供官府专用；公渡由地方集资修建，向过渡的行人和货物收取少量费用，维持专门的船工开销；义渡虽由民间自发组织募捐设立，但属于义务性质，搭船渡河不收分文。北渡口所在位置江面宽阔，流水缓慢，行船安稳，过江人众，渡口规模为长江沿线数十里最大，时人就把北渡口叫作大渡口。后从巴县划分出来，单独成立了大渡口区。

内环快速路建成，马桑溪大桥贯通后，给一度濒于消失的义渡古镇带来了新生的契机。位于马桑溪大桥北桥头底下修复后的义渡古镇，上下三层，下层临水，得闲坐在长江边吹风，看江水起落，体悟那一个义字。在原始部落民宿烧烤，黄葛树下围炉煮茶，说些古今。

中层一条街店铺林立，老屋阴凉，一溜的美食小吃，老小穿梭其间，仿佛看到义渡曾经繁华的影子。上层是通到江边的公路，老成渝铁路从公路上方横过，背靠古镇坐在安放路边的旧车厢上，看火车时不时轰隆隆从眼前驶过。想起数十年前时常乘坐绿皮慢车，下午5点从菜园坝火车站出发，停靠65个

一站，一夜摇晃到天明，恍如梦中。

二 金鳌山

我与大渡口的相识，除了最早的茄子溪中学，第一次乡村出游就是上的金鳌山。

大渡口的滨江路是一条干净宽敞的大道。路的两边清新明朗，常年鲜花盛开，两边彩色步道平整顺畅。

沿着大滨路，从钓鱼嘴半岛上面经过揽江公园，再往前到达石盘村，金鳌山步道就从这里起始。步道约两公里长，可直达山顶的金鳌寺。

“鳌”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。传说为龙之子，外形龙头龟身，雄鳌为金色，力大无比，善驮重物，古人树碑立传时，常将石碑立于鳌背之上，借助神力以保千秋。在科举时代，新中状元会高站殿阶巨鳌雕像头上迎榜，独占鳌头。

金鳌山山形像一只努力把头伸进长江的巨鳌。从大滨路步道到达山顶，可见金鳌寺，正踞鳌首之上。

步道到达的第一站是近年新打造的景点“五彩梯田”。半山“看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”的硕大标牌，定好了调子。三月天晴，五彩菜花摇曳，桃李竞相争春，点缀其中。

金鳌山上有远近闻名的两口古井。

一口井在五彩梯田旁边的长江石居民宿。坝子左角石壁下，石刻“状元井”，二尺高八角井沿旧痕如皱纹，内壁呈圆形，幽暗井内深水清澈，常年不枯。传说用状元井水洗手洁面，不时饮用，必能文思泉涌，学业大进。

另一口井在金鳌寺的放生池边，旁边立碑“金鳌古井”。这是经过考古研究后找出位置后重新设立，真正的古井已经风化在时间的长河里了。

金鳌寺最初面积很大，清幽雅静，很适合安静读书，古时候是巴县著名的“读书圣地”。在寺内古井取水研墨写字，有“十载金鳌九进士”的记载。

小面体验中心背后那个金鳌，鳌首所望的方向，很巧合正对不远的茄子溪中学。许是得天独厚被金鳌的灵气浸润，学校成绩斐然。茄子溪中学1957年建校以来，历经67年风云变幻，逐渐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蝶变为特色鲜明的联招学校。

学校的李燕书记说话简洁干练，对未来的规划有非常清晰的思路。学校秉承“浩融术艺，相约成功”的办学理念，坚持“简单做人，极致做事”的价值观，开放、质量、特色办学，继续深化与名校合作，实现把学校打造成重庆名校的目标。

校长王代光是典型的书生形象，儒雅内敛。茄子溪中学作为一所艺体特色中学，在重庆市五年美术联考中，三次摘得桂冠，站在鳌首；体育生多次获得全国射箭、拳击比赛冠军。

三 古道边

我两次慕名专程去走大茅峡古道。

小南海火车站附近的大滨路尽头，过一个短隧洞，爬坡经过小南海水泥厂，到跳磴镇蜂窝坝村。在蜂窝叠石的小茅屋小憩，再下到谷底，就进入大茅峡古道。

大茅峡是古时候的称谓，长江切割观音山形成峡谷，北岸是壁立千仞，形似利剑的金剑山，南岸怪石横江，如层层堆积的书本，称作“万卷书”。江中有石头像猫，作势捕鼠，后称猫儿峡。大茅峡与铜锣峡、明月峡曾经并称巴渝小三峡。

七月，室外暑热难当。走进大茅峡古道，光线瞬间阴暗下来，一米见宽的沙土路面湿润，两边开满花朵的合欢树在路顶搭了凉棚，像迎接凯旋的甬道。合欢花的白色绣球，不时在头上碰一碰，又赶紧闪开躲进水嫩的叶里。有锋利的巴茅长叶横挡道路，这是不是大茅峡的来历呢？

一个人在古道中穿行，仍会有一丝不安。在这些从久远处活下来的植物中，不知道哪一朵合欢曾经触碰过古人，也不知道哪一只手臂跨越千年，轻轻推开过路上的大茅。不安是短暂的，无数前人用双脚开辟出来的古道，磨平了地上的凸凹，留给我们一条平坦的路。心情起落中，大约半小时后，爬上一个小小坡，重新站在了光亮之处。再沿山脚行一段，到了古道的江岸。

拨开丛生的杂草，从小路去到最靠边的一块平地。外边断墙犹存，墙外枯木朽藤杂乱，遮挡住视线，只闻树外风声，不见江上舟楫。这就是大茅峡北岸的峡顶，站在峡顶，却没有下去江边的路。只能通过立在旁边的两块牌子上的图片和文字，看个大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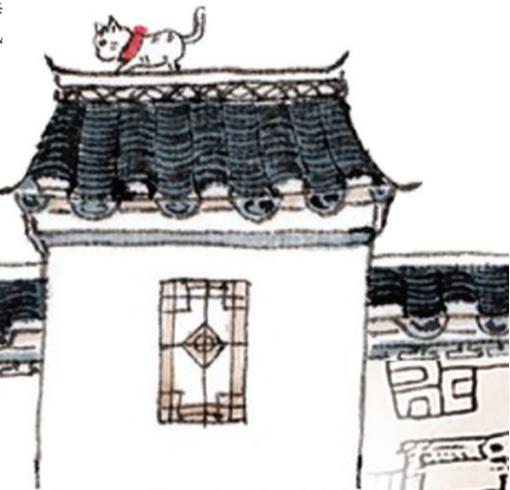
此处不远有一大溶洞，名月亮洞，是民国时期兵工署第21兵工厂的武器存储库，洞用混凝土浇筑，门高2米、宽1.5米。三线建设的时候紧靠崖壁修了楼房，平台上四处可见的残砖断瓦，或为一体。成渝铁路从山腰的隧洞穿出，通向下流的小南海。

月亮洞往下游不远，金剑山下曾有一个王爷庙。传说北宋嘉祐四年(1059年)10月，苏轼等人从四川眉山顺江而下赴京任职，舟行猫儿峡，见江水收成窄窄一束，遂弃舟上岸，去王爷庙祈求平安，并挥毫写下“岷江一束”四字，后被庙中僧人用行楷阴线双钩自右向左横刻崖上。由于年代久远，风化严重，现仅有“岷江”二字可见。

长江厚爱大渡口，大渡口也没有辜负长江。深得渡口风韵的钓鱼嘴音乐半岛建设初见成效，在不远的未来，“公园大渡口，多彩艺术湾”也将成为现实。

一条大滨路，走不完的风景线。

(作者系重庆中烟文联副主席、南岸区作协副主席)



重庆母城文化故事 ——渝中人文探寻之旅

主办单位：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
《重庆晨报》副刊部

字典上都有的字 曾出现在母城这个地名中

□郑中天

清代后期重庆手绘的地图上，南纪门附近的街巷中有马蹄街的街名，却没有坎井街的街名，但地图上标注了一口水井的位置，手写的井名在“坎”字上还加了一个“穴”头，可见这地方是先有水井后有街道。清代文人都使用《康熙字典》，细查字典里带“穴”偏旁的字，里面并没有收录“坎”字。既然清代的官方地图重视这口井，还把井口的位置标注在地图上，为什么在给井取名的时候，使用了一个字典里都查不到的字，这颇让人感到意外。那时的地图上还没有中兴路，今天的坎井街、韩家大巷、韩家小巷、厚慈街，都属于清代重庆府总兵韩成的地盘，纳入韩府大堂花园的范畴。

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，韩府为解决饮水问题，于是挖了口1.2米深的浅井，为解决蓄水问题，韩府的工匠在井壁岩石的内侧凿了一段洞穴，并在井底的石头上凿了一个深0.3米、直径0.5米的锅状型水凼，井口上放根1米长的水瓢，方便挑水工舀水。如此一来，修好的水井，有一半的空间被上面的岩石盖住，形成一段穴。在重庆方言里，盖和Kang词意相同，居家过日子，和锅、碗、盆、瓢打交道，常能听到“快把锅盖Kang起”这句话。韩府不知是哪位高人，望着石凼内清凉的泉水触景生情，便给这口井取了个Kang井名，这井名非常形象地展现了水井的地貌特征。为了扩大井的知名度，韩府利用政治影响力，把这个由韩府造出来的生字，标注在清代手绘的重庆地图上。

辛亥革命后韩府没落，韩府花园的地盘逐渐被本地和外来移民蚕食，房屋越修越多形成街巷，就连韩府也被拆除修成了能通汽车的中兴路。Kang井街的街名得到政府相关部门认可，住家房门上统一钉上了Kang井街的门牌。

到了民国时期，重庆的地图使用活字版印制，由于Kang字没有被字库收录，制版时找不到坎字头上带“穴”的铅字，编制地图的责任人于是弃用了Kang字，把地图上的街名改成了坎井街。地图上的街名虽然改了，但门牌上的街名和号码却一直没换，居民写信通邮仍然用Kang字。

1949年后，带穴头的街道名牌被一直沿用下来，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才从门上被摘下，换上坎井街的名牌。为Kang井取名的人早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他发明的这个字，在街道的门牌上使用了几十年，由于该字没被录入国家规定的字库，Kang字最终遭到弃用。

坎井街全长约300米，街道左下方连接马蹄街，左上方连接维新街。自从韩府没落，坎井的上下形成街道，这口井就成了公用水井。听老一代人讲，由于井的出水量不够大，每小时只能供十多担水桶装水，来井里挑水需要排队，满街水桶盛况空前。抗战时期坎井街上修了自来水站，自来水比井水卫生，居民都到水站去挑水，此时的Kang井成了路边的摆设。如今，Kang井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失了，原坎井街路口的位置上，指示牌换成了维新巷。

上初中时读鲁迅先生的《祥林嫂》，老师讲到祥林嫂捐门槛时说，“槛”和“坎”读音相同，词意相近，正确的读音是“Kan”，坎井街上读过书的崽儿都知道。但在这条街上居住过的数千家庭中，从小孩到夫人都把“坎”念成“Kang”，这既是历史，也是习惯，在他们记忆深处，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街道读音已根深蒂固，门牌上的街名有无穴头无所谓，但读音再也改不过来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清代重庆手绘地图(选自刘谨成《十八梯》)